

放下

王天水 著

 长江出版传媒
 长江文艺出版社

放下

王天水

著

长江出版社

长江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放下 / 王天水著. -- 武汉: 长江文艺出版社, 2014.12

ISBN 978-7-5354-7586-2

I. ①放… II. ①王… III. ①诗集 - 中国 - 当代 IV. ① I22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4) 第 199200 号

责任编辑: 沉河 谈骁

责任校对: 陈琪

装帧设计: 日月丽天

责任印制: 左怡 包秀洋

出版:  长江出版传媒  长江文艺出版社

地址: 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 邮编: 430070

发行: 长江文艺出版社 电话: 027—87679360

<http://www.ejlap.com>

印刷: 上海新艺印刷有限公司

开本: 880 毫米 × 1230 毫米 1/32 印张: 5.5

版次: 2014 年 12 月第 1 版 2014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
行数: 2988 行

定价: 36.00 元

版权所有, 盗版必究 (举报电话: 027—87679308 87679310)

(图书出现印装问题, 本社负责调换)

想掏出你的心里话

却把手

伸进了自己的口袋



作者近影

摄影：李晓峰



作者素描像

王竟文 画

序

知否知否诗与人

——天水和他的诗歌写作

郁郁

去年九月的尾上，天水兄以他一惯的风格不动声色地开了个博客，起先我也只是将其当作芸芸众生的微博、微信之类，仅于晨起或就寝之时，不太经意地上去瞅上几眼。新浪例行公事为他辟了个“王天水暮年”的博名，头像却是一尊满脸肃穆的证件照，他好像也太不在意诸如此类，只顾连篇累牍地写呀贴呀，如同一个闭门营造永动机的家伙。博文的内容大抵是些情窦初开的追忆和天伦之苦的感慨，以及他这些年周游列国的零星记载；而皈依宗教后的点滴感悟，则甘露般挂满他博文的字里行间。

时间跨入了马年，天水兄埋头博客的劲头陡然加速，恍惚间有一丝回光返照的迹象。不会出啥事吧？我的心里不免有些发怵，莫非果真一语成谶。伴随着“马航失联事件”的发生，天水兄好像吃错了药发疯般地写诗，

一日一首，一日两首，有时甚至一日三首。短短的三个月，他如痴如醉一口气写下了四十余首诗篇。这不禁让我想起法国作家萨德侯爵，他因写作《于斯丁娜》、《于丽埃特》，极大地“伤风败俗”了那个时代与社会的伦理道德，先后被罗伯斯庇尔和拿破仑关押，但萨德侯爵禀持自己的理念且继以生命的力量，不管巴士底狱还是疯人院，逮着什么便挥手涂鸦，至死也不放弃那支蘸满血汁的鹅毛笔。写作到了这份上，当属“鸟之将死，其鸣也哀；人之将死，其言也善”。不过，我是肯定不愿意天水君也步入此途此尘，即使罢笔为文盲。

今年五一节的一个黄昏，在吴淞江畔的一家咖啡馆我遇见了天水兄，他胡子拉茬一脸皱褶，灰白相间的头发杂乱无章，浑身上下除了那副小眼睛尚炯炯有神外，其余部分均可用灰头土脸枯枝败叶来形容，活脱脱一派已然暮年的“颓废诗人”之模样。事到如今，作为与天水兄交往多年的老伙计，瞠目结舌了半天焉能无动于衷。

说吧！说人，天水兄现乃写作之人；说诗，天水君则从未自诩诗人。那就说说一些记忆犹新的故事和相随于间的诗篇吧。

—

1996年秋，西藏自治区省政府宾馆，天水兄因兴奋

过度，飞抵拉萨的当晚便高原反应得一塌糊涂。入夜，看着他辗转难眠一脸愁容的样子，倒水递烟根本无济于事，真叫人一筹莫展。折腾了半宿，天水君从日记本里抖抖索索翻出一页泛黄的纸片（要命，不会是遗书吧？我头皮一阵发麻），屏气打开一看，原来是张大学录取通知书，天水兄满脸苦笑。1978年天水兄好不容易从讨嫌的大集体饮食服务公司，考上了一所外地大学，却无奈父亲严重的担惊后怕（毕业后恐再也回不了上海）。忠孝不能两全，时年才过二十的天水君只好快快放弃。

我的心里满是苦涩，掠过一丝徒劳的敬意。

父亲出生的时候

父亲的父亲已经不在人世了

没了父亲的父亲

要承担起父亲的责任

很小的时候

父亲常常给我讲做人的道理

父亲的故事和母亲的奶水

一同喂养我们慢慢长大

父亲是农民工

后来坐进了厂里的办公室

父亲的生活极有规律

吃饭睡觉几乎是用秒表来掐算

小时候生病住院
我叫唤的常常是父亲
竟记不得这世界还有母亲

这几年父亲老得很快
睡着的时间越来越少
睡不着的时候
睁眼睡在床上

父亲表面很坚强
内心却很脆弱
眼泪全部蓄在水库里
再干旱的季节
也不肯轻易打开闸门
……

——选摘自《父亲》

我能感同身受么，即使深深浅浅难得要领。

新世纪以来，每当我困惑无望于那些形而上下的日子，以及人和这世界的出路时，天水兄就会拍拍我的肩膀——古今多少事，都付笑谈中。2002年他成了基督徒，还会从容淡定地点拨我——人的尽头，神的开头。什么人

呢，诧异之际，我对这位老友有些陌生了，得调焦审视了。

去年秋天，我在罗马观摩圣保罗大教堂，忽而想到皈依基督经年的天水君，于是发去短信——信徒天水，我在梵蒂冈，你在哪里？相隔十万八千里，他回复得真快——我在神心里。服帖！令我顿即无言。

佛教讲“修”，基督教讲“信”。天水君得了什么道，到底是生而知之还是学而知之？究竟是先知先觉还是后知后觉？我不知道。举止言谈煞是神叨叨的信徒煞是一副仙风道骨，扔出来的诗篇汹涌又灵光，叫人看得一愣一愣。常把弄得我节节败退只得以“伪格律”、“打油诗”甚至手机“段子”，方可勉强招架（一定是上帝和缪斯的神力，才让他如此神道令人侧目相视）。

我是一个外星人
偶尔路过地球

不会逗留太久
一旦天寒
燕子也会举家南飞

父母是别人为我选的
儿女也是别人为我选的
自己选择的人
期待将自己加为好友

意义是酒桌上的侃侃而谈
意义是酒醉后的一吐为快
这个世界纷纷扰扰
我一如既往，选择倾听

过往的奢望所剩无几
我依旧仰望日益稀少的星辰
生命是一条古老的抛物线
期待每一个拐点的发生

分不清雾霾还是硝烟
隆起的是山头还是脓包
地球已经体无完肤

我会一个星球一个星球地造访
就像我到过的每一个国家

所有的东西都留给你们
我选择离开
一如人们恋恋不舍地
留在这寸土必争的世界

——《我是一个外星人》

二

回想起与天水兄的相识，还是在1985年的那个隆冬，其时适逢我浪迹大半个中国刚刚回归故里。没过多久，经由我表妹介绍，天水兄便来到我宝山南门老宅拜会。那个年代，国家正值百废待兴，思想解放，文艺复兴。凡写诗的，不管天南地北即可引为文学同道、诗歌兄弟。我和天水君当也不例外，他虽年长于我，但十分谦逊。通过一首小诗，天水兄的坦诚和他过往的切肤之痛，就让我们有了一种天然的亲近感，也正因此，我们之后的交流也就免去了流俗的礼数，包括年岁上的差异与隔阂。

合的时候

你不就是缝了几针么

如今扯开来

那几个针眼

却叫人

扎心地痛

——《分手》

什么是诗？情到深处心疼痛。什么叫水平？堆积词

语，卖弄知识恰似显摆了文化；口水四溅，煞是热闹，好像真到了“世界是你们的，也是我们的，但归根结底还是你们的”的繁荣昌盛时代了。事实上，当今的诗界和太多的写作，已无关乎人之情感的痛痒，修行立身也已为明日黄花，更遑论文以载道了。天水君的诗歌写作，虽不大有我所主张的尖锐性、倾向性，但他诗中的真诚和守拙，恰恰是这年头许多人所忽略、轻视的。人与世界的毛病正出于此，全都滑向“聪明”的反面。放眼望去，不过才三十余年的光景，从环境到人性的恶劣，因人们求生存图名利，而甘愿乃至习惯成自然地被异化被犬儒被麻木，此等境况，怕是人类有史以来最为糟糕的了。

“我的生活如此散漫。我自觉地成为公共社会里一个报废了的螺丝钉，在我眼里，现实如同一个巨大的迷宫，在这迷宫的深处，有着喷火的怪兽，它可以把一切脆弱的生命吞噬掉。”

“我是一个卑微者，厌恶凌驾于别人之上，也不愿被他人凌驾。我所做的，只是自愿地向旁跨出一步，从主流生活中脱离而出，越过生活的无形边界，借助于评论和自由写作的身份，成为一个旁观者和一切主流的逃离者。犹如国际象棋中的“车王易位”，给自己一个透气与放松的机会。我以舍弃社会的犒赏，赢得从劳役中自我释放的权利。我把自己看作是一个自愿的放逐者，一头黑塞意义上的荒原狼。而游离与飘移，正是我内心获取自

由的一种自我酬谢的方式。对此，我自得其乐，过着闲散而又简单的日子。这样的生活其实相当奢华。”

这是英年早逝的诗人、文艺评论家刘苇君一段关于生活方式和态度的告白。摘录于此，对常被人称之为木讷、愚笨的天水兄而言，不啻是一种从情感到精神的肯定，也暗合了生者与亡者的共鸣。我以为，既存“不朽”的写作，也应允许“不为”的写作。天水兄曾坦言：“写诗，让我找到了自己，找到了内心的归宿和向往。”故而他的诗歌写作，尽管只源自于他的生活经历，包括“一个人”的形而上求索，但这是他生活形态中的一个精神向度，也是一种精神上的“瘾”。无关于人们惯性思维上的成名成家，更无关乎哪个界什么坛。

当年“朦胧诗”的兴起和“第三代”诗人的涌现，或许天水君有所耳闻，但并没受到多大的影响，他在《爱上文学和诗歌》一文中写道：“八十年代中期，诗歌在全国渐渐盛行，各式各样的民间诗社雨后春笋般纷纷建立起来，受此影响，我开始转向诗歌阅读。雪莱、海涅、歌德、普希金进入我的视线。但由于翻译的缘故，诗的韵味和音律还不能使我深刻体会到其中的美妙。而印度诗人泰戈尔的诗却优美得令我惊叹不已，《游丝集》《飞鸟集》童话般的想象把我的思绪引入佳境。特别是他的《吉檀迦利》，那种对神的赞美和吟颂，读来真是赏心悦目，流连忘返，爱不释手。我也看一些中国的唐诗宋词，

因为读起来更加亲切使人能感受到它的韵味。朗朗上口，易记于心。”

天水君属于那种因热爱而“自学成才”的写作者，他也没什么条件获得现代诗方面的学习与交流。那年头，国家在意识形态上的控制还是相当左倾的，“现代派”依旧被视作微妙的“怪物”、敏感的“异类”，一些现代主义的文艺作品，不是以“内部发行”来限制人们的求知，就是要有一定级别的“专业人员”才能接触。

从这首早年的《烟酒爸爸》，爱诗的读者能否觉察天水君在诗歌写作上的“软实力”与表现手段上现代意识的端倪，宛若“东方泛起了鱼肚白”。

刚刚端起饭碗
妈妈筷头上的喋喋不休
就开始往爸爸碗里塞了

爸爸的筷子很像游戏棒
在菜盘子里一挑一挑地
尽是捞空

这使我想起昨天晚上
爸爸抽烟的时候
不知怎么的